

# An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Components an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ry” Type Verbs

## 英汉“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Xuemei Jiang<sup>1</sup>; Chili Li<sup>2\*</sup>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China  
Email: 102302292@hbut.edu.cn; lichili@hbut.edu.cn

Received : 08 July 2025  
Accepted : 25 August 2025  
Published : 30 September 2025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 (s)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semantic component analysis and lexicalization theory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components an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cry” type verb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se verbs in both languages exhibit both universal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ir semantic components an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The core semantic components determine the semantic field of synonymous verbs, while peripheral components differentiate their nuances. Furthermore, “cry” type verbs in both languages follow the lexicalization pattern of “action + manner + cause + X”.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semantic and lexicalization analysis of “cry” type verb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offering novel theoretical and translational insights. Through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ir semantic components an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it enables more precise cross-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 Keywords

“Cry” Type Verbs;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alization Pattern; Linguistics; Semantic Component Analysis

### 引言

哭是一种常见的情绪表达。在生活中，哭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放声大哭，低声抽泣，又哭又喊等等，而通过哭所传达的情绪也是各有不同，既有悲伤痛苦，也有喜极而泣，还有悔恨之泪。正因为这些不同情感表达的需要，我们的语言中有了大量关于“哭”类的词，它们大致上表达相同的词义“哭”，但又有着细微的差别和侧重，这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同义词。同义词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一组同义词往往有词义轻重、范围大小和语体色彩等差别（陈宏薇, 1999）。

英汉语中都有大量“哭”类动词, 英语中有cry、weep、bawl、sob、wail等常见动词, 汉语中有哭泣、啼哭、哭诉、啜泣、抽泣等常见动词。在深入探讨英汉“哭”类动词时, 我们发现其语义成分既表现出一定的共性, 也展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样的, 在词化模式的层面上, 这些动词既体现了普遍性, 也带有独特的特殊性。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两种语言中“哭”类动词的语义差异, 在本文中, 我们运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和词化理论作为理论框架, 深入探讨了英语和汉语中“哭”类动词在语义构成上的差异, 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反映在各自的词化模式上。通过这一分析, 本文旨在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类似情感动词时的细微差别和独特方式, 以期对相关研究作出补充, 并对英汉“哭”类动词的互译有所启发。

在语言学研究中, 对词汇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是一个深入且重要的研究方向,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词汇的语义成分进行深入分析, 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词汇在特定语境下的具体含义和用法, 从而更全面地把握语言的表达功能。这种理解不仅有助于语言学理论的研究, 也为语言教学、翻译和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当前国内外关于词汇语义成分和词化模式的研究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仍然呈现出明显的领域偏向性与方法论局限性。从研究范畴来看,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事件动词的分析上, 如Lee (2018) 对韩语运动类动词词化模式的研究和Kopecka (2010) 对波兰语运动动词的探讨。虽然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扩展到特定动词类别, 考察了动补复合词 (Li, 1997)、路径运动动词 (Toan, 2019) 和人类运动动词 (Yuan, 2009) 等, 但这些研究本质上仍未突破运动事件范畴的框架束缚。相比之下, 国内相关研究虽然在数量上较为丰富, 但在理论运用上普遍存在单一化倾向, 如陈凌微 (2019) 和郑莉娟 (2022) 等均采用单一理论框架分析动词词化模式。近年来, 学界开始出现若干融合语义成分分析与词化模式理论的个案研究, 如针对“赞” (朱志达, 2023)、“批评” (周静、朱丹, 2016)、“听” (陈丹红、张令千, 2017)、“说” (谢浩琴, 2009)、“走” (陈秀娟, 2006)、“缓步” (罗思明, 2007)、“笑” (章华霞, 2006) 等具体动词的分析, 但整体上仍缺乏系统性的对比研究。值得注意的是, 现有关于特定动词的跨文化研究, 如Yi (2025) 对英汉“拉扯”类动词、Liu和Chang (2018) 对放置类动词的对比分析等,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

视域，但在情感动词特别是“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研究方面仍存在显著的理论空白。

本研究以“哭”类情感动词为研究对象，通过整合语义成分分析与词化模式理论，系统考察和对比英汉语言中该类动词的语义建构机制与词化特征。这一研究不仅填补了情感动词词化模式研究的理论空白，更将对罗思明（2007）提出的运动事件词化模式进行跨域验证，探讨其在非运动动词范畴的适用边界，从而为词化理论的完善提供新的实证支撑。在应用价值层面，研究成果将为二语习得、翻译实践以及跨文化交际等领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参照，推动相关应用研究的深入发展。

###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语料选取方面主要依据三部权威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2019版、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2015版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明确标注为动词且核心语义为“哭”的词汇作为基础语料。为确保研究语料的代表性和实用性，我们进一步排除了低频词和非常用词，最终确定英语“哭”类动词样本12个，汉语样本14个，这些词汇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

在研究实施过程中，我们采用分阶段的分析方法，首先进行语义成分的系统标注，包括从词典释义中提取核心语义特征，标注方式、原因、结果等外围语义成分，建立完整的语义成分矩阵，并开展跨语言义素对比；随后转入词化模式归纳阶段，重点识别动词包含的各类语义要素，建立“动作+方式+原因+X”的分析框架，最终对比英汉语言在词化模式上表现出的差异。

在具体分析方法上，本研究综合运用了语义成分分析法和词化模式理论。语义成分分析主要采用张晓莉（2016）提出的义素分析法，通过[±核心义素]和[±外围义素]的二分法标注体系。词化模式分析则以罗思明（2007）的修正模型为基础，将词化过程理解为语义要素的整合机制，着重考察三个关键维度：基本结构层面验证“动作+方式+原因”的普遍性，变量项层面分析结果、目的、情态等X要素的分布特征，以及类型学层面对比英汉语言在语义整合方式上的差异。所有分析步骤都建立了明确可重复的操作规范，确保研究结果具有可靠性和可验证性。

## 语义成分分析法

语义成分分析指的是通过将语句划分成不同的成分并对其中的各个部分进行分析，从而获取语义中的特征（张晓莉, 2016）。语义成分分析法主要以单词作为其分析研究的目标，对单词进行义素的划分，进而对单词进行比较，尤其适用于同义词中的多个不同单词之间的词义比较。在语言学研究中，一个关键的任务是明确单词的词义，并解释单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两个单词的词义在所有的义素上都达到高度的一致性时，我们认定它们为同义词。相反地，若两个单词在义素上表现出某一特征的相互对立或排斥，则它们被定义为反义词。这一界定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单词的含义，还能促进对词汇间复杂语义关系的精准把握。利用语义成分分析法，从横向上，我们可以进行英汉语中“哭”类动词的义素对比；同时，从纵向上，我们还可以对比分析不同“哭”类动词的同义词之间的义素差异，更好地理解英汉语“哭”类动词在语义上的相同点和差异性。

## 词化理论

在语言学中，“Lexicalization”一词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指代的是某一语言形式由于理据性的逐渐消失和结构的凝固化，最终演变为一个独立的词汇项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词汇化”。其次，“Lexicalization”也涉及将不同的语义要素组合起来，以形成具有特定意义的词汇单位，这一过程通常被简称为“词化”（蒋绍愚, 2014）。本文要讨论的是“词化”。对于词化，从该理论被提出至今，已有无数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词化进行定义，但众说纷纭，迄今语言学界尚未对词化的定义达成共识。对于词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Saussure (1966)，他认为词化即新范畴的形成、凝固和发展。此外，在之后的研究中，又不断有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对词化作出新的界定。但相关定义都较为空泛和模糊，没有对词化前后以及词化过程作出具体的描述。而罗思明（2007）认为，词化是语义成分整合成词的过程及其结果，并明确了词化的4层含义，包括对于词化前，词化过程以及词化后的描述，对词化的诠释相较而言较为全面。

词化模式，顾名思义，是语义成分整合为词的各种模式。语言类型学家根据动词的词化模式将全球语言划分为三类，分别是动词框架语、外围框架语和物像框架语。其中外围框架语的运动动词将动作与方式或原因结合，英语和汉语都属于此类。但在实际研究中发现，某种语言的动词词化模式很有可能并不完全符合本语言所属类型语言的

词化模式,如英语中rise这个词,其词化模式是“动作(go)+路径(up)”,但英语属于外围框架语,词化模式应该是动作+方式/原因, rise的词化模式与英语的词化模式矛盾。因此,词化模式不应该作为划分语言类型的唯一标准。罗思明(2007)对Talmy(1985)提出的词化模式进行了修正,认为英汉运动事件动词的词化模式应是“动作+方式/原因+X”,X是各个动词词化模式的个性特征项。

## 研究结果及探讨

### 英汉常用“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

#### 英语“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

现代英语中表示“哭”类动作的动词有 cry、weep、bawl、sob、wail、whimper、squall、mewl、keen、whine、blubber、snivel 等。这些动词不仅有表示动作的“哭”这一核心语义,还有表示方式、原因等的语义成分。我们参照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2019) 以及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2015)对这些动词根据词典释义进行语义成分的对比分析,最终形成下表:

表 1. 英语“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

	词典释义	语义成分
cry	to produce tears from your eyes, usually because you are unhappy or hurt	哭+有声+悲伤或高兴
weep	to cry, especially because you feel very sad	哭+小声+悲伤
bawl	to cry loudly, especially in an unpleasant and annoying way	哭+大声+令人厌烦+悲伤或不满
sob	to cry noisily while breathing in short sudden bursts	哭+大声+鼻子一吸一顿+嘈杂+悲伤
wail	to cry out with a long high sound, especially because you are very sad or in pain	哭+大声+悲伤或痛哭
whimper	to make low, weak crying sounds	哭+小声+悲伤或不满
squall	to cry very loudly and noisily	哭+大声+嘈杂
mewl	to make a weak crying sound	哭+小声+悲伤
keen	to make a loud high sound, when sb. has died	哭+大声+因人离世+悲痛

whine	to complaining in an annoying, crying voice	哭+大声+因抱怨某事+令人厌烦+悲伤或不满
blubber	to cry noisily, especially in a way that annoys people	哭+大声+嘈杂+令人厌烦+悲伤
snivel	to cry and complain in a way that people think is annoying	哭+大声+说话+抱怨+令人厌烦

上表可以观察到，英语中常用的“哭”类动词不仅都含有“哭”的核心语义成分，而且每个动词还拥有其独特或相似的外围语义成分。例如，动词“sob”就体现了哭的方式（如声音、吸鼻子的动作）以及原因（如心情或外部因素）等外围语义成分；keen除了表示“哭”以外，还表示“大声”这一方式，做出这一动作的原因是“因人离世”“悲痛”；whine除了表示“哭”这一核心语义成分之外，还有表示“大声”、“抱怨”“令人厌烦”“悲伤或不满”等的外围语义成分。同理，其他词语的语义成分也已一一展现在上表中

### 汉语“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

现代汉语中表示“哭”类动作的动词有哭泣、啼哭、哭诉、啜泣、抽泣、呜咽、饮泣、悲泣、痛哭、哽咽、号哭、嚎啕、涕零、垂泪等，这些动词都具有“哭”这一核心语义成分，并同时包含方式、原因等多种外围语义成分。我们参照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些词的词典释义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语义成分分析，最终形成下表：

表 2. 汉语“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

	词典释义	语义成分
哭泣	轻声哭	哭+小声+悲伤
啼哭	出声地哭	哭+大声+悲伤
哭诉	哭着诉说或控诉	哭+说话+悲伤或委屈
啜泣	抽噎；抽抽搭搭地哭	哭+小声+鼻子一吸一顿+悲伤
抽泣	一吸一顿地哭泣	哭+小声+鼻子一吸一顿+悲伤
呜咽	低声哭泣	哭+小声+悲伤
饮泣	泪流满面，流到嘴里去，形容悲哀到了极点	哭+有或无声+眼泪流到嘴里+极度悲伤
悲泣	伤心地哭泣	哭+小声+悲伤
痛哭	尽情大哭	哭+大声+极度悲伤
哽咽	哭时不能痛快地出声	哭+小声+气塞+悲伤

号哭	连喊带叫地大声哭	哭+大声+喊叫+悲伤或 不满或愤怒
嚎啕	形容大声哭	哭+大声+悲伤
涕零	流泪	哭+无声+悲伤或高兴
垂泪	(因悲伤)流眼泪	哭+无声+悲伤

研究发现,现代汉语“哭”类动词除了包含“哭”这一核心语义成分之外,还有各自独特的外围语义成分。比如,哭诉除了“哭”之外,还含有“说话”、“悲伤或委屈”等语义成分;啜泣和抽泣都包含“哭”“声音小”“鼻子一吸一顿”“悲伤”等多种语义成分;号哭含有“哭”“大声”“喊叫”“悲伤或不满或愤怒”等语义成分。同样地,其他词语的语义成分也已经一一列出,呈现在上表中。这些词汇之所以同属一个语义场,是因为它们共同的核心语义成分。在词义上,它们展现出高度的相似性。然而,正是这些词汇间不同的外围语义成分,导致了它们作为同义词在语义上的细微差异。

### 英语“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

在深入探讨英语中“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时,我们观察到这些动词均围绕“哭”这一核心语义成分展开。除此之外,它们还涵盖了多样化的外围语义要素,如哭泣的方式、触发哭泣的原因以及可能伴随的结果等。总体看来,英语“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普遍遵循“动作+方式+原因”的基本结构,并可能进一步包含如目的、结果等其他类型的义素(记作X)。然而,具体到每一个词汇,其词化模式又展现出独特且丰富的特征,我们将这些词的词化模式汇总成下表:

表 3. 英语“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

	语义成分	词化模式
cry	哭+有声+悲伤或高兴	动作+方式+原因
weep	哭+小声+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bawl	哭+大声+令人厌烦+悲伤 或不满	动作+方式+原因+结果
sob	哭+大声+鼻子一吸一顿+ 嘈杂+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结果
wail	哭+大声+悲伤或痛哭	动作+方式+原因
whimper	哭+小声+悲伤或不满	动作+方式+原因
squall	哭+大声+嘈杂	动作+方式+原因
mewl	哭+小声+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keen	哭+大声+因人离世+悲痛	动作+方式+原因
whine	哭+大声+抱怨+令人厌烦+ 悲伤或不满	动作+方式+原因+结果 +目的
blubber	哭+大声+嘈杂+令人厌烦+ 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结果
snivel	哭+大声+说话+抱怨+令人 厌烦+委屈或不满	动作+方式+原因+结果 +目的

从上表可以看出，英语大部分“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都为“动作+方式+原因”，某些动词还含有结果、目的语义成分，如：bawl、sob 和 blubber 的词化模式均为“动作+方式+原因+结果”；whine 和 snivel 的词化模式均为“动作+方式+原因+结果+目的”。这些外围语义成分提高了词汇词义表达的精确性。

### 汉语“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

在针对汉语“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进行详尽分析后，我们得出结论：尽管这些动词的基本词化模式大体上遵循“动作+方式+原因(+X)”的框架，但具体到每一个词汇时，其词化模式却展现出各自独特的差异和特点。同样地，我们将汉语中“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列在下表中：

表 4. 汉语“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

	语义成分	词化模式
哭泣	哭+小声+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啼哭	哭+大声+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哭诉	哭+说话+悲伤或委屈	动作+方式+原因
啜泣	哭+小声+鼻子一吸一顿+悲 伤	动作+方式+原因
抽泣	哭+小声+鼻子一吸一顿+悲 伤	动作+方式+原因
呜咽	哭+小声+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饮泣	哭+有或无声+眼泪流到嘴 里+极度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情态
悲泣	哭+小声+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痛哭	哭+大声+极度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哽咽	哭+小声+气塞+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号哭	哭+大声+喊叫+悲伤或不满 或愤怒	动作+方式+原因
嚎啕	哭+大声+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涕零	哭+无声+悲伤或高兴	动作+方式+原因
垂泪	哭+无声+悲伤	动作+方式+原因

从上表可以看出,汉语中几乎所有“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都为“动作+方式+原因”,只有饮泣的词化模式为“动作+方式+原因+情态”。

### 结论

本研究运用语义成分分析和词化理论对英汉语言中“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和词化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词汇的核心语义成分主宰词语的主要意义,决定词语的语义场归属,不同词语的核心语义成分的异同决定了它们是否是同义词;外围语义成分显示同属语义场词语在语义上的细微差异,即区别同义词的词义。其次,英汉“哭”类动词的词化模式都遵循“动作+方式+原因+X”的模式,其中的 X 是不确定项,可以是情态、目的、结果等多种语义成分,基本与罗思明(2007)的结论相符。本研究为相关语义成分和词化模式分析作出了进一步的补充,不仅可以加深对于英语语言词汇系统的理解,还可以通过对英汉“哭”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和词化模式的研究,更准确地把握这些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的具体含义和用法,促进英汉互译的准确性。

### 参考文献

- [1] Kopecka, A. (2010). Motion events in Polish: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Manner. In V. Hasko & R. Perelmutter (Ed.), *New Approaches to Slavic Verbs of Motion* (pp. 225-24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 Lee, Y.W. (2018).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motion events and Korean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The Journal of Foreign Studies*, (43), 197-214.
- [3] Li, F. (1997). Cross-linguistic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Diachronic evidence from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in Chinese.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50(3), 229-252.
- [4] Liu, M., & Chang, J. C. (2018). Placement verb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pecific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In J. F. Hong, Q. Su, & J. S. Wu (Eds.),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CLSW 2018* (pp. 454-466). Springer.
- [5] Longman, P. (2019).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6] Saussure, F. D. (1960).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aris: Payot.
- [7] Stevenson, A. (2015).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Talmy, L. (1985). *Lexicalis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 lexical forms*. Cambridge: CUP.
- [9] Toan, L. N. (2019).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path motion in Vietnamese: A perspective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Ethics*, 1(2), 8-19.
- [10] Yi, J. (2025).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 elements an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āchě* verbs. In P. Jin, Q. Su, & J. F. Hong (Eds.),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CLSW 2024* (pp. 185-200). Springer.
- [11] Yuan, W.J. (2009). Human locomotion verb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 study of semantics and typology. Dissert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 [12] 陈丹红 & 张令千. (2017). 英汉“听”类行为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07), 125-127.
- [13] 陈宏薇. (1999).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14] 陈凌微. (2019). 英汉语“笑”概念的词化模式考察.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财经大学.
- [15] 陈秀娟. (2006). 英汉“走”类动词的词化模式及词化程度的比较.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2), 53-57.
- [16] 蒋绍愚. (2014). 词义和概念化、词化. *语言学论丛* (02), 249-279+367.
- [17] 罗思明. (2007). 英汉“缓步”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外语研究*(01), 12-16+80.
- [18] 谢浩琴. (2009). 英汉“说”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对比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
- [19] 张晓莉. (2016). 语义成分分析法述评. *高教学刊* (18), 259-260..
- [20] 章华霞. (2006). 英汉“笑”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02), 28-31.
- [21] 郑莉娟. (2022). 涂抹事件动词词化模式及历时演变.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04), 41-46.
- [22] 周静 & 朱丹. (2016). 英汉“批评”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03), 64-65.
- [23] 朱志达. (2023). 英汉“赞”类动词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校园英语* (35), 175-177.